

●本社啓事一

本刊編輯事務現由蔣廷黻先生負責担任，一切稿件請直寄北平清華大學蔣先生收。

●本社啓事二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務請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

這一星期

五千萬美的借款

宋子文氏從美國借到的大外債和西南所提出的抗議自然而然的使我們想及民國二年的善後借款。現在如彼時，借債者爲財政困難所迫，不得不借外債，且事先未規定大公無私的用途，使國人無從反對。在我個人看來，這次五千萬美金借款的成立並不奇怪；足怪者，是政府事先對內毫無準備，致借款消息傳出以後，行政院長始告訴國人：「借款的用途須待精密考慮」。先借債，後考慮用途：這是我們政府所特創的辦法。

在反對者方面，現在如彼時，注重的理由，不是借款條件的不公，反是借款對於內爭的影響。自民國以來，國內黨派的領袖，對一切外交問題，總是從黨派的立場着想，總不能超黨派而就國家的利害着想。這種毛病，在野的領袖犯的更多；國民黨在野的時代也不是例外。因爲國民

黨在野的時代久，所以黨內領袖反對政府的技藝遠精於執政的技藝。世界的大國尙竭力避免拿外交作內爭的工具，誠以不能避免的話，外交就難辦。中國更不必說了。專就外債一事講，因爲每次都引起嚴重風潮，所以在放債者方面倘對我們民族懷抱善意，且不想拿放債來謀政治的收穫，一見中國國內的反對，就躊躇不前；倘放債者對我們有政治野心就不顧中國國內的反對，源源接濟我們的政府。其結果政治借款成立者多，建設借款成立者幾絕無僅有。我們愈以政黨的立場來反對外債，我們所借到的外債愈會成爲政治的。民國以來外債史就是這麼一回事。

借外債本身不應成爲問題。資本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國家都借外債。國內現在無論那黨那派，只要有借債的機會，無不利用之。成爲問題的是借款的條件和借款的

用途。

這次宋子文氏的借款，從條件方面着想，就報上已發表的消息觀察，大致是不應該反對的。年利是百分之五；利率不能算高。大部份是拿來買棉花。中國歷年所輸入的棉花並不少；去年到八千萬海關金單位之多。由政府大批購買總比各紗廠零買要佔便宜。國人尤應注意者，中國輸入貿易（輸出貿易亦然）大部份在外人之手。拿中國商人現有的資本和組織來與外商爭輸入貿易之利是沒有多大希望的。在短期內，我們若想收回這種利權非政府直接辦理不可。宋子文氏這次借款的辦法就是政府經營輸入貿易的一個大試驗。其中經濟的影響是極大的。海關問題及提倡國貨問題因之變更了性質。這個試驗是值得我們作的。棉花輸入商一定反對這個辦法；我們大可不必為彼輩所利用。借款的小部份——五分之一——是拿作買麥子用的。年來這以農立國的中國輸入糧食也不少。借款發表以後，上海的麵粉廠也表示歡迎政府購買美麥。雖然，中國近年的國際貿易政策偏重工業的保護。中國農人的知識很低；玩政治這一套絕不知曉。工業界的人士集中上海，易與政府通聲氣，易與論界勾結。麵粉廠商的歡迎未必足以代表農人。在農民的利益及廠商的利益之間，我們如須選擇，

那無疑的，我們寧可犧牲廠商來維持農民。

中國政府有錢不愁沒有用途。問題當然是在支配。關於這個問題，在政府未決定以前，我們不願作空泛的討論。我們不過希望政府顧到兩點。第一，我們希望政府不要拿這批外債來添設機關或維持機關。第二，我們希望政府不要拿這批款來收買各地的軍閥。機關的分職和軍閥的分職同是我們所反對的。

廷黻

政府與輿論

政府近來指定地方長官負責指導各地的輿論。此事似奇而不奇。

政府與輿論的關係，在理論上，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中國一般士大夫的看法，也是歐美自由主義的國家的理論。輿論應該監督政府，鞭撻政府；政府應該順從輿論。政府是被動的，輿論是主動的。政府是僕人；輿論是主人翁——國民——的命令。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政府不應干涉國民的言論自由；言論界應該有責任心。另一種看法是極古而又極新的。我們舊日的理想是所謂「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現在的蘇俄，義大利，和黨治的中國，根本的理論，也不過是這個舊話的刷新。

各國的事實是介乎二者之間。輿論支配政府，政府亦

製造輿論。在自由主義的國家，政府加在出版物的限制雖較少，牠們所黨的不是消極的干涉，是積極的指導。美國的總統和英國的內閣總理就可以說是輿論界之王。至少我們可以說，有作爲的總統和總理是輿論界之王，惟獨庸碌無能的才是輿論界之僕。在「政教不分」的國家和君主專制的舊中國，黨或君有時亦不能不敷衍輿論。

無論政體是怎樣，政治理論是怎樣，只要人繼續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動物，政治家大部份的工作就是輿論的製造。定了一個大政——假使我們說這大政完全是對的——而不能得輿論的擁護就是政治家的失敗。年前錦州中立區不能成立是輿論的錯誤，也就是顧維鈞氏的政治失敗。政府現在要指導輿論，表現政府認清了牠職責所在，同時也是政府對輿論的鞠躬。

不過指導輿論不是檢查新聞。指導輿論是政治家的事業；檢查新聞是衙署小吏的工作。以往政府的毛病就是想小吏的工作能替代政治家的事業。新聞檢查的結果十之八九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政府愈檢查新聞，新聞界愈討厭政府，社會愈疑心政府。

政府對輿論所處的地位是優越的。第一，政府的宣傳費是比反政府的充足。現在黨的機關報遍天下。如果這些

報的新聞是充實的，別的報就無造謠的機會了。政府何苦費事來檢查新聞？何不努力整理牠的機關報和機關通信社？第二，政府要人的言論易引起社會的注意，在報上總佔較好的地位。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紀念週本可以作爲政策的闡明，事實的報告，如西歐各國內閣總理出席國會的演詞。我們反把這個紀念週作爲一種宣道之用：既不引起國人的注意，又使參加者着着頭痛。

中國近年輿論的勢力確有長進，尤其關於外交。而輿論對於外交最易錯誤：各國都是如此的。所以不但戰敗國的外交家不討好，就是戰勝國的外交家都難得國人的好感。這個困難，除非在無事之時多下教育的工夫，一到緊急的時候，政府就是要指導，也就無從下手了。

廷 敵

教育的合理化

合理化是無人反對的，只要合理化不帶編造的意味，或是帶着編造的意味而不淘汰，我及我的朋友。如果教育的合理化必須有淘汰，有合併，那末，教育部長是摧殘教育，是懷抱陰謀，是我們關心教育者所誓死抵抗的。

現在的教育部長大概是個書生。人情世故，他一點都

不懂。他怎不計算計算他的幾道命令要得罪多少人呢？他不知道日內瓦的裁軍會議萬不能成功嗎？裁軍在原則上也是人人所贊成的，只要所裁的軍是他國的軍，不是我國的軍。他忘記了我們貴國數年前的編遣會議嗎？編遣的惟一結果是內戰，是軍隊的加多。他沒有讀過戊戌變政的故事嗎？我可以告訴他。康梁那班書生，拿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手段，竟於戊戌年七月大膽的幹起來了；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京外大小各官舊制相沿，不無冗濫。近日臣工條奏，多以裁汰冗員爲言，雖未必盡可准行，而參酌情形，實亦有亟當改革者。除維授事命官，不外綜核名實。現當開創，百度事務繁多，度支歲入有常，豈能徒供無用之冗費，以致碍當務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屬閒曹，無事可辦；其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事務甚簡，半屬有名無實，均著卽行裁撤。……著
• 所有督撫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著一併裁撤。……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

場僅管疏銷之鹽道，亦均著裁缺。……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貳等官……均屬閒冗，卽著查明裁汰。……內外諸臣卽行遵照辦理，不准藉口體制攸關多方阻格，並不得以無可再減敷衍了事。……當此國計艱難，朕宵旰焦勞，孜孜求治……爾在廷諸臣及封疆大吏，若具有天良，其尙仰體朕懷共濟時艱。若竟各挾私意，非自便身圖，卽見好依屬，推諉因循，空言搪塞，定當予以重懲，決不寬貸。

這一道諭旨實想「動以至誠」。無非上面雖「孜孜求治」，下面則「多方阻格」。全天下竟因此反對新政，成了康梁的敵人。

殷鑒不遠：這是中國的舊套。王部長先生何不一思？何況編遣教育非裁軍裁官可比？教育是神聖的，那能侵犯？一個破廟，一個舊王府，掛上某某大學或某某學院的招牌，不問其內容何如，就成了聖地！教育部倘不小心，北平公安局就會生麻煩，鐵道部長也會感到應付不暇。交通部因風潮所得的郵電費是得不償失的！

廷 獻

好爾廳的基本工作

衡哲

——亞丹女士的成績之一——

在本刊的第四十七期中，我曾經寫了一篇短文，敘述亞丹女士的幾件不朽事業。其中的一件，即是她同她的同志們在芝加哥所辦的好爾廳。好爾廳在世界文化上的影響，雖不及國際和平運動的遠大，但牠的切實與深刻却又過之，并且牠又是亞丹女士一生事業的基本。因此我現在再寫此文，以補上次寥寥數百字的不足。

好爾廳的建立，是在一八九一年，牠是美國最初設立的社會服務區的一個。當十九世紀末年，工業革命的流弊已經大顯之後，歐美各國的深思之士，便有主張在貧民的區域中設立社會服務區，以爲富人們服務社會事業的機關的。最初設立的社會服務區，是一八八四年成立於英京的通培廳（Taybce Hall），牠是紀念這個運動的創始人，通培先生（Arnold Taybce）的。亞丹女士在漫遊歐洲的時候，也曾兩度的到通培廳去住過。後來她的決心到芝加哥去設立服務區，也是受的這個影響。

好爾廳的工作方法，是十九世紀末年，歐美社會事業

中最流行的一個，那便是，利用同志們的智識與財力，以改進貧民的種種生活情形。上面所說的通培廳，即是利用康橋及牛津兩個大學的學生對於倫敦貧民窟的同情與服務的志願而設立的。好爾廳若沒有美國的許多受過教育和有關之人的同情與幫助，也是萬難成立的。當牠開辦方始的時候，便有一位老太太，志願的來爲貧民們誦讀五次的小說。她的同情與興趣，竟能使聽者們高興到廢寢忘食。她又說，她的所以加入這個工作，完全是因爲想到一個「理想跑得很高」的空氣中，重新去生活一下！因此，我們更加明白，這類工作的受益者，並不僅僅在貧民的一方面。一般所謂幸福的人們，除非是完全缺乏同情心的，他們又何嘗不時的感到內心的饑餓與空虛？而此類的工作，恰又正適合了他們的需要。譬如喂乳的工作，牠不但能使嬰兒得到滋養，並且還能減少慈母兩乳的膨脹。故好爾廳及其他社會服務區所採用的方法，確是一種化兩損爲兩益的聰明辦法。

好爾廳活動的範圍，乃是整個的人生，故很不容易在

一篇短文之中，把牠的工作說得詳盡。我以下所說的，不過是牠的工作中最為基本的幾個。讀者們如嫌不足，不妨去看看亞丹女士自己所著關於好爾廳的兩本書，「二十年的好爾廳」，及「又二十年的好爾廳」。這兩書合計約有二十餘萬字，是在紐約的The Mac Millan Co. 出版的，各大學的圖書館中，大概也不會沒有。

好爾廳的第一件基本工作，即是與當地紳士及市政府合作，去改良貧民的生活。這是一件棘手的事業，因為無論你所改良的是什麼，牠決不能不妨害某一階級的現成利益。因此之故，好爾廳便常不免要與社會上的腐敗勢力發生衝突，而因此受到誤解與恨忌，受到工作上的種種阻力，也是常見的事。不但如此，那些身受不衛生，不合人道之害的貧民，似乎是一定歡迎這類的工作了，但實際上却又不然。他們不但很少合作，並且有時還是反對改良事業的一個有力份子。現在且舉一個例。在芝加哥的移民區域中，各家拋棄的爛果皮，敗菜葉，以及其他腐朽的廢物，都是丟在所謂公共的垃圾桶裏的。但這些垃圾桶却是一切公開，絕對放任！他們一任兒童們的攀爬遊戲，有時還把牠們容納的腐臭物品，讓飢餓的兒童們取去果腹。好爾廳爲了這個情形，一方面與市政府交涉，要求改良垃圾的消

毀方法，一方面又對移民的婦女們講演勸導，告訴牠們隨便拋棄腐臭物品的危險。但這樣努力了三年，成績差不多是等于零。因為貧民們既不能懂得這個無謂的麻煩，地主們也不願枉費他們的金錢，來給那一羣不分香臭與好惡的移民，去改良衛生的情形。到了第四年，芝加哥的市長禁不起亞丹女士和她的同志們的堅持，方允許採取一個積極辦法。結果是他任命了亞丹女士爲好爾廳隣近的一個區裏的垃圾檢查員。但這個位置却有千元一年的薪水，是許多人視爲乾薪一類的事業。於是亞丹女士在男的驚愕吃醋，女的誹謗譏刺的環境之下，開始了她的檢查垃圾的工作。她的工作的結果，是在芝加哥的各區中，她那一區的死亡率，立刻自第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而身受其惠的貧民，到此也不能不恍然覺悟到垃圾與傳染病及兒童死亡的關係了。

關於改良市政的事業，當然不止垃圾的一事。比如對於防疫的工作，對於賭博與酒類的消弭，對於產婆的改良與訓練，對於售賣毒品與青年的禁止，以及其他種種不衛生，不合人道的情形，好爾廳或促市政府的注意，或督察市政府已立之法的實行。但這些事業是在在要遇著腐化勢力的誤解或反對的。舉一個例吧。有一次，好爾廳去干涉

一個藥店售賣可因，尤其是對於青年的顧客，藥店主人便立刻來對亞丹女士行賄賂，以為那當然是她們的根本目的！

此類改良市政的努力，亦並不以芝加哥一城為限。亞丹女士在一九一一年的加入羅斯福新組的進步黨，也無非為的有見於此類事業的國家性，想把各市各省的單獨努力，聯合為一個有中心的全國努力罷了。

好爾廳的第二件基本工作，便是對於移民的教育與訓導。芝加哥的貧民差不多都是從歐洲來美求生活的移民，故好爾廳的工作雖然並不以移民為目標，但結果，牠的努力却完全是用在他們的身上。因此，移民的教育與訓導，便成為好爾廳基本工作的基本了。牠所用的方法，大致有以下的三種，一是注入，二是感化與改進，三是引出。注入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比如為幼童所設的幼稚園，為少女們所設的縫紉訓練班，為主婦們所設的食品與烹調對於營養的關係的講演與表演，以及其他類似的活動，大抵是採用這個方法的。但感化與改良，却是應用最廣的一個方法。移民大抵是不但貧苦而且是很愚闇的，尤其是他們中間的中年婦女與老太婆。她們不懂得什麼叫做衛生，她們也不懂得英語。她們雖自歐洲的農村環境中，忽然跑到了

新大陸的工業中心，使一切生活的情形變得那樣天翻地覆，但她們生活的工具却仍是那一套。好爾廳在此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勸說，指導，開會，以及類似的方法，去幫助她們改良生活的工具，以求適應她們的新環境，而種種俱樂部却又是這個活動的中心點。在俱樂部中間，婦女們的合羣天性是得到了滿足，痛苦是得到了同情，而疑難的問題，也有人來幫助她們去解決。不但如此，俱樂部也是好爾廳實行牠的引出方法的一個理想工具。在類似愚陋的移民中，有許多是有藝術修養或天才的。他們靠了唱歌，跳舞，繪畫，奏音樂，演劇，以及其他的藝術動作，常能把那久受壓迫的藝術衝動發洩出來，把他們所思慕的故鄉音容，重新召到面前來。這樣，他們不但得到了一種創作的安慰，並且還能加增他們的自信力，相信自己所習知的文化，原來也有牠的價值。不但如此，大多數移民到美國後，常常不知道美國也有玫瑰花，也有水果，也有圖畫，以及其他他們所視為文化品的。但他們雖不愛重美國，却又沒有自信力。他們不敢穿自己從鄉下帶來的服裝出現于街市，有時甚至不敢同他們那些能說英語的子女同在街上走路，怕的是羞辱了這些後起之秀！結果是他們自己造成了一個牢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把自己關在裏面，去度

那無聊，孤僻，與羞愧的生活。好爾廳的工作，乃是去把這個牢獄打開了，使內中的志願囚犯，一個個的抬起頭來。她不但要他們恢復自信力與對於故鄉文化的尊敬，并且還能去加增他們對於美國的了解與愛慕，因為，看呵，美國也自有牠的玫瑰花與圖畫，也自有牠的橘子與葡萄呵！這是一個精神上的大恩惠，而得益的當然也不盡在移民的方面，因為一個成熟文化的輸入，對於新大陸的少年文化也不能說是沒有益處的。

好爾廳的第三件工作，是對於青年的指導與保護。牠靠了種種的俱樂部，把青年的衝動引入了創造的途徑。又把各種生活的技能教給他們，使他們在讀書之外，還能得到一點勞動的習慣，與對於工作的尊敬。牠又保護他們，使他們能遠離一切耗損身體與人格的物品，如酒與毒品之類。但好爾廳也決不是拉長了面孔的。牠獎勵正當的娛樂，提倡有保護人的跳舞，養成青年男女們對於彼此的溫和而清潔的態度，務使人人不但能生活，而且還能享樂他的生活。她在人格，智識，藝術，以及實際生活的各方面，都竭力的去幫助青年們，使他們能找到一個最優良的途

徑。

好爾廳的事業，是亞丹女士和她的同志們的人格與人生觀的反映，尤其是亞丹女士自己的。在她們的人生觀中，有兩個態度是最根本的，是最與好爾廳的工作有關係的。其一，是他們對於一切弱者和不幸人們的同情，故好爾廳四十年的努力，也就特別的在婦女，兒童，青年，老年，以及精神和形體上受過摧殘者的身上。故小自炒一碟子的菜，大至婦女工作的立法問題，都在她們的注意與指導之中。其二，是她們的容忍與試驗的態度，這使她們隨時改進，隨時採擇反對的意見，隨時使供給與需要符合。換句話說，好爾廳所以經過了四十年的生命，而仍能保持牠的青春活動力，不曾變為一個行尸走肉者，也不過全靠了這一點點的容忍與試驗的精神。

好爾廳一類的社會事業，完全是屬於勉強扶弱的，這在尼采一輩人的眼光中，自然很有可譏的地方。但我們是不贊成老鷹抓小雞的，故對於亞丹女士們的這件事業，這件不但保護而且改善小雞生命的事業，却覺得不能不深深的致我們的敬意與欽羨了。

我對於停戰協定的感想

濤鳴

中日停戰協定，已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簽字了。以後中日全部問題，將如何改決，我們不忍揣測。什麼「長期抵抗」，現在總算不談了。若使我們承認當局現在措施得當，我們就不能不責當局既往之措施失當。

現在中國軍撤退由延慶至蘆台之線，此線之北，不得駐兵。即此停戰條件，比之以長城南北爲中立區何如？比之錦州爲中立區更何如？北平城下之盟，比之遼寧城下之盟，有何好處？現在還有人說停戰不是屈服！其實屈服並不一定失策。能屈能伸，却是大丈夫的本色。不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其中可能的原因，不外下列三項。

一、東北問題發生之初，當局以爲中國有抵抗暴日之力量。迨熱河失守，長城一帶，相繼淪陷，方悟長期抵抗之不可能。

二、當局明知中國不能單獨對日作有效之抵抗。但希望國聯或國聯以外友邦之幫助，故姑先抵抗，以待外援。迨日軍逼平津，而列強置若罔聞，乃悟外援之不可恃。

三、當局明知中國無抵抗暴日之力，亦明知國際援助之不可恃。但因國內輿論表面上皆主抵抗，當局若不抵抗，則反對政府的將有所藉口，故不得不稍爲抵抗。

第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稍有智識的人，都知道中國不能抵抗，而況黨國明達諸公？第二理由，大概有幾分是實，尤其在國聯報告書及建議案未宣布以前。不過國聯報告建議案宣布以後，明明白白指出日本破壞盟約的責任，而仍無絲毫實際上可以制止日本侵略的動作，那時國際的援助，誰也知道是沒有希望了。但是當局還是唱，「準備長期抵抗」的高調，所以第二理由，是不能完全解釋已往的事實。比較重要的理由，還是第三項。政府當局爲保存自己的地位，不得不作抵抗的模樣，以塞反對者之口。

現在東北四省總算是喪失了。反對派能否該政府的苦衷，而不借題發揮，以塘沽協定爲推翻政府的工具，現在言之還是太早。假定政府可以安安的渡過國內的難關，當局對於中日問題前後的措施，是有害於國或且是有益於國

呢？設使二十年冬天中國允許劃錦州爲中立區，以免武力衝突，一面開始交涉，那時滿州國還沒有成立，無論交涉結果如何，中國的損失，不至有現在損失這麼大。不過也許那時政府就因爲這交涉而被反對者推翻了。我們可以說：東北四省的喪失，是保持現在政府的代價。

假使當局確有把握，以後能把中國真真統一起來，建設起來，把第三等的國，變爲第一等的國，然後再同日本算賬；假使當局確能統治中國，比任何別人組織的政府都治的好，那麼以東北四省暫時的淪亡，交換了中國復興機

會的保證，我們也是願意的。若使當局沒有這種把握，竟以東北四省永久的喪失，交換了政府暫時的維持，那麼這算盤就打得大錯了！

我們當然不能專責中央政府。假使沒有反對派，中央政府便可以憑良心去做，而不要顧慮及政府本身的安全。所以東北的淪亡，反對份子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

已往的事實沒有法子改了。我們只希望政府以後不要以國家的損失，作保存政府本身的代價。我們更希望反對派不要以國家的難關，作爲一派伸張勢力的機會。

國難當中領袖人物應有的態度

區少幹

——我對於蔣介石的希望——

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輿情憤激，衆論紛紛；有人主

張正式向日本宣戰；把沿海七省放棄了（中國命脈就在這七省），把戰線極度延長，分散敵人的兵力。只靠民團一項，已足制敵人的死命了。有的主張：就利用「非現代和無組織與敵人一拚」。有的主張：暗中招集全國的飛機，飛到東京去，把東京全行炸燬，甚麼都完了。

但有些偏重理智的人，却主張在某種程度下與敵人和

解，保全國力，先把政治弄上軌道，然後圖謀報復。這大概是兩派的主張了。

我以為戰固可以，和也可以，甚至於割地賠款城下之盟也可以。總要國內主持大計的人物，有開明的主張，有具體的辦法！

拿鐵打的大刀去戰鐵甲車，拿地道的飛雷去戰飛機，拿血和肉去對抗高度的爆炸，拿苦力駱駝去供後方的運輸，拿沒有統系沒有供應的義軍去戰受過科學洗禮的現代化

的軍隊。希望去取勝，希望去收復失地，我們着實有百二十分的愛國熱忱，但我們決不敢有這封神榜上的幻想。義和團的五龍法寶，我們認為世界上是沒有這麼一回事的。

然而做全國軍事故治領袖的人，一味不聲不響，當軍事最危急的時候，借故跑到後方，讓國中之人，歡喜作戰的，各自為戰，歡喜逃走的，各自逃走。這種沒辦法的辦法，豈只是貽誤國家，就是於他自身的地位亦會不保的。最好的榜樣，便是張學良。起初，我們對於張學良最低限度還希望他的不抵抗是個「主義」，原來他只是沒辦法，所以他終於沒辦法了。蔣介石將軍謀略過人斷不是張學良之比。但我們十分渴望他能把他的「謀略」公開給我們知道，免得舉國遑遑不知所從。

老實說罷，為政者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他對於國家政治的主張和應付特殊時勢的策略。我們知道美國總統羅斯福，不久以前曾環遊全國宣佈他的政策。德國的法西斯帶黨領袖希德康，坐着飛機去宣傳他的政策。意國的首相墨索里尼，更常常對着十幾萬民眾公開演說他的政策。不能或者不敢把他的政見對民眾宣佈的，不配做一國的領袖。

中國現在一般人擁戴蔣介石的，我敢相信是佔絕大多數，然而自從九一八以後，已漸由擁戴轉到懷疑，由懷疑轉到恐懼了。

怕人家反對不敢說話，却暗地裏摸索着畏首畏尾的去幹，易若公然對國人指陳和戰的利害，我們軍備經濟交通的狀況，國際的形勢，作個開明的主張，給民眾去選擇呢！大凡真正的民意，是最審慎最平穩的，如果你真的有好政策，——對於國計民生有益的政策——必定得到民眾的擁護的。具有民意做基礎的政策，無論對內對外都會得到最後的勝利的。

其實何只對付國難要有開明的主張，開明的主張檢直就是對付內爭的最重要的武器！現在黨內各派的鬥爭，人民只當是他們家裏的事，除了厭倦憎恨之外，斷沒有人同情的。你如果真能提出一個切中時弊的政治主張，讓民眾去選擇，這便是最高無上的實施訓政！這便是對於內爭必勝的力量！

中國今日的大患就在人口喊着救國建國，實際上却沒有一個口喊得起手做得起的人。再明白點說，就是三十年來有主張的人沒有實力，有實力的人沒有主張。所以弄到今日這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僵死的

局面。我們眼裏看着，名震天下的將軍們一個一個倒下去了

思想是中國當前政潮的一個大潛伏力。

還有一個莫大的機會，予今日為政者以莫大的利便的，便是現在全國人民苟安望治的心理。在獨立評論第三十一號蔣廷黻先生南京的機會一篇文章裏他有一段這樣說：

一般民情以為南京所代表的統一是無數代價換來的，絕不可使之搖動。沒有人說南京好或國民黨好，但是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後的不可收拾，就是極不滿意南京的人——這種人并不少——也不願，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的來破壞南京的基礎。這種

我相信若果在日本或者歐美的國家遇着這麼一回的國難，不知要有多少個政府才够塌台。現在我們國家雖然崩敗到這個樣子，人民還是希望政府能够結束和收拾這殘破的局面。如果放着這樣一個機會還不會利用，還不能有為，那真是不可為的了。

中國現在沒有領袖！中國實際上需要領袖！誰配造中國的領袖！誰能做中國的領袖！我們是準備着擁護他的。

組織的重要

黃子通

這樣一個大的國家，這樣一個大的民族，不到一個星期，失去了熱河，不到一年工夫，失去了四省。現在長城也不能守，直至兵臨故都，方始乞憐求和。并且還要用自己的火車去裝載敵兵進北平。這可謂歷史以來所未有的奇恥大辱。一個民族被人家欺侮到如此田地，決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也不是這個人與那個人的緣故。但是有許多討論政治的人，總不肯責備自己，以為中國的衰弱，只是這

個人與那個人的不好，這個政府與那個政府的不好。他們總不會想到，假若有了一個奉公守法的民族，怎麼能產生一個貪贓枉法的政府？偶然有一壞政府，即使可能，亦斷不能使二十年來的民國，個個政府都是壞的。假若說，這是某一黨某一派的緣故，但是這二十年來，除了共產黨以外，可以說，無論何派都已上過台，握過政權，何以沒有把中國弄好？這可見中國到此地步，是整個民族的破產，

決不是一人一派的優劣問題。況且這種國格人格的破產不是從今日開始的，自從五胡亂華，以及遼金元的統治中國，我民族的被征服已不止一次。今日的日本還可以說他們受了歐美文化的影響，但是歷來戰勝我們的民族，文化均不如我，何以我們不能抵抗他們呢？其中必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值得研究的。印度的受外族侵略，有一極明顯的證據，這就是印度人沒有歷史的觀念。但是中國人的歷史觀念極深，何以國家觀念如此薄弱呢？

我以為中國的大病是道德的墮落與組織的缺乏。為少數的領袖與創造者說，道德是極其重要；但為大多數的人說法，組織的精密尤為重要。無創造力的人是隨着社會走的，隨着制度而改變的。譬如燕京大學的創辦人，一切捐款是他獨力募得的，他的地位迥與他種校長不同，他要學校開門是馬上可以做到的。但是他對於校務都讓各委員去決定，絕不專擅。他並不是不敢或是不敢專擅，他是不肯專擅。這種精神是可佩服的，這就是組織中所需要的道德。凡是創造者都應有作繭自縛，作法自斃的犧牲。但是大多數的人，非得先有極嚴峻的法律，極精密的組織去管束他們不行。燕大有一個美國學生，沒有請假，缺課了兩天，他以為中國人是馬馬虎虎的，逃課兩天是不算什麼一回

事，一直到註冊部查出，他纔不敢做。這可見沒有嚴密的組織，歐美人也要作弊的。我舉這個例，不過是證明組織與規則的重要，並不是說歐美人的道德程度與我們的羣衆一樣。不驕懶，不徇私，肯負責任，忠于職務，當然不單是管束與法律的問題，不過因為我國人數千年來重情而不重理，好談空洞的道德，不講實際的管束，所以我注重組織。

肯管束人，也要肯被人管束，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法庭本是一個極有規律的組織，本應當管束人，而且也有權力可以管束人，但是在中國的法庭上，假若兩造是極體面的人，法官必先請他們調解。這不是不肯管束人嗎？并且這兩個體面的人，的確也不願意受人管束。所以司法的獨立，雖粗具形式，而精神上始終沒有實行。吾們的身體，財產，言論，著作，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也就是這個緣故。一般人都都不願意人家管束他，何況處于高位的人呢！吾以為中國而欲粗具國家的雛形，首先要有願管束人，願被人管束的決心；并且要用此決心，趕快去組織能管束人之機關。假若每一個團體，每一種機關，都是能管束人的組織，那末，團體之結合自然堅固，國家的觀念自然養成。即如俄國何嘗不以世界主義相號召，但是因為他們

的組織密，管束嚴，自然形成了一個與各國不同的團體，信仰與人不同，組織與人不同，牢不可破，決不肯舍己而徇人。不講管束，不講組織，雖日夕倡狹義的國家主義，而四萬萬人終似一盤散沙，國家的雛形終不可得。不講習慣的訓練，不講團體的軌範，雖日日提倡合作，合羣的實效終究不能發生。中國人向來不喜歡組織的，政治上講王道，看輕法治，讀書的人，講記誦，不著索引。印度人因為沒有歷史觀念亡了國，中國人對於組織沒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到了亡國的時候，還是意見紛歧，不能團結。其實，「王道不外乎人情」，是一句騙人的話。假若順着情感去走，不去管束它，不去引導他；情感的無規則，也可以出亂子，也可以阻礙社會的結合。中國人的不能結合，正是因為情感太重的緣故。

如果要發大願，創造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有統系的國家，有兩樣毛病是我們的大敵，一樣是驕，一樣是吝。驕的人必定要包辦一切，壓迫人家。吝的人，必定要嫉妬人家，傾陷人家。這兩種毛病，真是團結的障礙物。孔子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假若一羣之中，有一個驕且吝的人，已經可以使全體不安，何況一羣的人都是如此呢！把中國人與英美人比，吾

可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免不了驕吝的態度。所以要結團體，求合作，是很困難的。其實這種態度，這種品性，並不是天生的，也是社會所養成的。假若我是一個魯濱遜在孤島上獨住了幾十年，忽然搬到一個熱鬧的城市裏去，試問，我對於這個新環境有何反應？大概我總覺得處處不能隨便，處處覺得人家討厭。中國人驕吝的發生，也就是個緣故。

中國人的家庭，簡直是一個孤島。自己的兒女，總是不錯的，別人的兒女，總是錯的。假若兄弟幾房住在一起，兒女間起了衝突，長房的父母必定庇護長房的兒女，次房的父母，必定幫助次房的兒女，無所謂是非曲直，無所謂公道。並且在自己一房以內，也沒有平等公道的訓練。沒有成年的時候，子女視父如嚴君，父之視子女如奴僕，詞譴之，鞭責之。若西人以友誼的態度去對待子女，在舊式的父母是夢想不到的。等到長子成年以後，父親已死，母親即將家事付與長子，聽其支配。到了那時候，兒子又從奴僕的地位，躍入主人的地位。至于夫婦，更沒有什麼平等可以說。惟有兄弟一倫，似乎平等，其實，兄弟與父為一倫，弟與子為一倫，所以弟兄又不是平等的。就是到了現在，大家總以為哥哥責備弟弟是應當的，弟弟責備哥哥是

無禮的。在這種不平等的階級制度之下，在這種龐然自大的孤島之中，那裡還有什麼平等的觀念，推興的習慣！平時所有的謙讓都是假面具。五倫之中，朋友雖也是一倫，但實際上是極不重要的，因為在西方文化沒有侵入中國以前，終年的酬酢，大都只限于親戚及本家，現代式的社交是沒有的。

這樣一個社會造就出來的人，當然個個都是大皇帝。許多皇帝聚在一起，焉得不衝突？焉得不打架？所謂驕妄，所謂量小，簡直是應有的事。所以現在雖然有了許多委員會，實則仍舊是階級統治，委員會的真精神是沒有學到的。要許多大皇帝開委員會本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經加入過一個委員會，這位主席是一個半新式的老先生。照例，主席是維持秩序，不說話的，但是這位主席，到了開會，便是說話，發議論的時候，別人的說話是不大聽的。假若有個一委員發言，主席必先看看這委員的資格如何。假若這個委員是有資格的，那末，他的話沒有不對的。假若這個委員是沒有資格的，那末，他的意見雖好，也不接收。一切議案只要主席答應，並無所謂議決。這簡直是階級式的統治，並非平等式的集議。恐怕現在政府裡有許多委員會，也免不了這樣的毛病。這種階級式心理，養成了兩種

人材：凡是勤能的人都變成包辦的人材，有話非得他說不可，有主見非得他發表不可。凡是弱者情者都變成推諉的人材，一切都不管，也不贊成，也不反對。所以開會的結果，總是少數人的意見。假若真能使大家發表意見，還是不行，因為沒有人發表意見以後，願意修改的。假若修改了，發表意見的人，就不甚高興，不是放棄不管，便是搗亂破壞。在開會的時候，驕與吝的態度是常常發見的。只有常常開會，常常集議，使他們常常碰釘子，或者每一個大皇帝的脾氣可以改好。

這種家族主義，孤島生活，養成了這兩樣惡根性，永遠使我們不能合作，不能有團體生活。同時，這種獨人生活又產生了一種惡習慣。這就是專恣私囊，不惜公帑的怪現象。這種貪鄙的特性也不是天生的，是家族主義養成的。因為我國的人生哲學，個人之外，就是家族。家族以外，有所謂國，但亦是皇帝的家產。皇帝可以飽他的私囊，做百姓的為什麼不可以使他的家族富有？所以家族主義不打破，愛惜公帑的觀念不會發生的。要打破家族主義，消極的破壞是無用的。積極的方法，只有使團體生活逐漸增加，團體的需要益加明顯，團體的組織益加完備，使人人覺得非有團體不可。假若國家與各團體的錄用人材，不以

團體之保障，而靠個人的喜怒為進退，那末，團體的觀念，永遠不會產生的。

湖北教育現狀

向心葵

I 湖北教育之病象：

湖北教育之腐敗，國人皆略知之；但其腐敗至如何程度，恐非局外人所能深悉者也。茲暫舉一二例言之，即可知其梗概：十九年武漢大學招生，湖北省立中學畢業學生，竟無一人被錄取者；去歲中央政治學校招生，湖北學生，亦無一人被錄。最近中學畢業會考，初中學生四五百人，英文算學滿六十分者，不過數十人而已；追後及格標準逐漸降低至於以三十分為及格，然英文算學不及三十分者，尚有二百餘人之多。此種教育，豈非賊夫人之子，豈非亡國滅種之根苗耶？

教育學說，至為繁曠；但對於每一兒童（一）品性道德，（二）知識技能，（三）身體健康三方面，無論如何，必使之平衡發展，方為美備。然湖北教育，除使學生略得些須膚淺知識（技能尚不在內），而方法尚極欠合理外；至於對學生之品性道德身體健康等項，漫不經心，無人過問；馴致學風日壞，士習日非，各種怪狀，言之至為痛

心!!!茲姑就上述三方面，分別述之。

就品性道德言：前人謂：「蓋有為善而必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為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今者各校對於學生除按時挾書本上課外，所有學生一切日常生活及其如何作人之大節，概皆置之不聞不問。平日在校，可以遲睡晏起，任意請假曠課；住室不潔，衣履不整；（一律着制服者，絕無僅有。在街市行走，如見着制服之學生，十之八九，不但領口風紀扣不扣，即胸前之鈕扣，亦多有留一二個不扣者。且口含一紙烟，徜徉市上，真令人刺目。暑天不着長衫，不着制服上課者，數見不鮮；甚有上身僅着汗衫褂，而至於只着汗衫領褂，下身僅着短褲，並赤其足而上課者；瞻視失其體統，風紀蕩然無存，於此可見一斑矣）。出入大半自由，見人絕無禮貌。其甚者：飯堂會食，一不如意，立碎盤碗；一月數見，或一日一見，亦不以為怪。倘教職員偶不合意，多不以正當方法請求，動輒直接行動，不惟行兇毆辱師長，更且殃及校具或所恨師長私人之物

品書籍。(如去年省師與高中兩校風潮，學生均將師長之器物撕毀無遺)。此種學生，已覺失其常態。竊恐其未入學校之先，未受此種教育之前，尚不至如此狂妄；一入學校，浸潤有日，反使其獸性勃發，人性汨沒；嗟嗟！伊誰之咎？此非辦教育者賊夫人之子而何？此種教育，不普及則已；一普及，則是使天下子弟日趨於為惡之途；實不啻教狻升木，為虎添翼也。無怪本黨先進有言：「吾國每年多一些大學畢業生，社會上，即多派一些高等流氓；每年多一些中學畢業生，社會上，即多派一些中等流氓；每年多一些小學畢業生，社會上，即多派一些小流氓」；信不誣也。

現在湖北各教員之教學，稍參以啓發形式，或令自學而加以輔導者，不可多見。尤以中學教師，事前絕不使學生預習，臨時則打開書本，一直講授而下。學生用耳，教師用口，是之謂填鴨式之教法，亦即所謂記問之學也。其結果，教師不斷懸諸口頭講演者，有時而不新穎，甚或因此被驅逐；學生則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純粹以耳接受講授，是其耳鼓不覺聒噪麻痺，而聽講程度亦自隨其年齡，繼長而增高矣。但耳高而手低，從不經自己努力，精研苦求，即令稍有所得，亦不過膚淺而又膚淺，似是而非，不

成片段之零碎知識耳。本來現行之一種教學制度，即大有變更之餘地；假定學生每日八小時工作，而六小時或七小時，均消耗於教師教課之中；餘二小時自習，若減去遲到早退之時間，則是受教時間，佔十之八九，自習時間，尚不及十之一二也。姑勿論普通學科由教師在教室講授；即農工商各種職業科目，因設備不完，人才欠缺之故，亦係聽講時間多，實習機會少；馴致畢業以後，普通學識既欠缺，專門技能又生疏，升學不能，謀生不得，既無正當出路，不惜鋌而走險；是則貽誤學生自身者尚小，而流毒於國家社會者實大也。湖北各中學校中，更有一事令人心痛者：即各種作業練習之疏忽，與夫各種考試之爛污也。作者前在某一高中學校，查得一國文教員，一學期之內，只令某一班學生作國文一次，當時為之歎息者久之；及至視查各校，一學期內作文三五次者固多，而只作一二次者，亦非僅見之事。其他英文算學，亦皆潦草從事，或竟一學期內，不收學生練習本一次。至於考試嚴格者，自不能謂無；然大抵掩耳盜鈴，敷衍了事。平日考試則學生公開看書者有之，期考則指示範圍者有之。各校自行畢業考試，無論中小學，先出題目給學生預為作好者，已成慣例。(亦有少數例外)。即前湖北單獨舉行畢業會考之時，各

校教職員，深恐各該校學生不能畢業者太多，殊無顏面，雖於是咸皆紛紛入場，各就本校學生而予以槍選指點；此種行為，無以名之，名之曰：「穿窬之盜也歟！」

湖北體育，更有不少之怪現象；體育教員，多半係不學無術之流；平日與學生相處，師生地位幾盡拋棄；學生入其室，索酒食，則立置酒食；比賽偶獲勝，索犒賞則私人宴請。學生中如係各種選手，則上課與否，均可自由。至於體育教學，莫不以球類為必修之科；點名既畢，紛習各種球類，不多時不好運動者即望然去矣。

II 湖北教育之病源：

談湖北教育所以腐敗者，莫不歸咎於經費困難之一端；以作者之意論之，經費困難，固不能謂非湖北教育腐敗之一種原因，但絕不能謂之為一重要原因也。蓋教育經費，係近年來始感覺困難，試問經費不困難之時，湖北教育是否真不腐敗耶？

(一) 湖北教育界，素有武高，北高，北大，一師等派系。始而暗鬥，繼而明爭，今則短兵相接而至於互相肉搏矣。爭之既烈，則其流弊遂有如下之諸大端：(1) 無論教職與各級，此疆彼界壁壘森嚴。一學校之內，多半造成純一色之系統；是同學，即不稱職與不盡職者，亦盡量

援引與盡量包庇；非同學，雖有賢者能者，亦拒之於千里之外也。苟有破例以人才為標準之校長，如欲延聘非同學之良好教職員；而被聘者，以己非其同學，恐不能澈底合作，大有避之若浼之勢；即令有一二就之者，而校長之同學輩，公然有種種壓迫，而必使該校長將一二非同學之流去職然後快。(2) 界劃十分顯明以後，倘彼此均以成績之優劣相競爭，亦未始非教界之幸；但各方認真辦學者，不能謂絕對無之；然大抵均係諱疾忌醫，只求其不出事變為已足。於是辦學校者，一味因循敷衍，多不敢開罪於學生，蓋意以為一校之外，敵人環伺，一旦有事，勢將乘隙而入；儘聽其癰疽內潰，而膿血不流至皮膚以外，尚可自矜自誇，粉飾太平也。(3) 派系之鬥爭不已，手段更日見卑劣；如遇某一校偶發生風潮，則不同派系者，竟有喪心病狂之教職員，勾結學生，從事搗亂；在此種情況之下，雖間有一二良心未死認真作事之人，身當其間，亦無如之何也。

(二) 頭重腳輕之現象，除前數年，全國一時改專為大之狂熱外，恐只於湖北此時見之。按新學制高中之設；意以為開辦大學，非各省財力所能及；僅辦舊制中學，各省又無受較高等教育之機會。於是大學停止預科招生，中

學一段變爲三二制或四二制。各省所辦之高中，無異舊制大學之預科，是則各省教育，自較舊制中學，提高幾許矣。執意湖北辦理高中以來，成績特別不良；其原因有二：（1）財力人力，均有不足。在省會尚有省立公共科學實驗館，省立圖書館，可供實驗與閱覽，省外則無也。

至於高中教職員待遇，不過較初中教職員遞多十元；大學以上畢業富有研究之教員，無法聘到；所有担任高中之教師，無非大學專門或高師畢業學生；論其在學之日，不過比高中畢業學生，多二三年而已。是以每一高中學校之內，數十教職員，比較稱職者，至多三五人耳。教職員本身既弱，則其所教之對象，自不易引起信仰，而學校因之多事矣。（2）高中多於初中（此之謂頭重腳輕）。現在湖北省立在武漢之高中，有一中（普通科，內有初中），二中（商科，內有初中），三中（工科，內有初中），一女中（兼有高初中），女高中（原爲二女中，內有初中），男高中（純粹高中），男師範（純粹高中），女師範（純粹高中），第一鄉村師範，（純粹高中），男職業（內有高中班），十校；純粹初中，只有第九中學，第十二中學及女職業三校，加上列十校內有初中之六校，亦只九校而已。是初中畢業之學生，完全升學，而

高中招生，猶不能足額也。因此之故，高中招生，一次不足額，又續招一次，續招不足額，更續招一次。招生之時，既不能精加選擇；入校之後，教職員又不能取得學生信仰；如之何高中而不腐敗，如之何高中而不時起風潮也？

湖北現在小學之需要，大於初中；（小學一班，有多至七八十名者；每招一班初級小學生四五十名，竟有數百人報名投考；非有情面，不易入學。）初中之需要，大於高中；（招一班初中學生四十人，投考者，三五百人不等；招一班高中學生三十名，則投考者，爲數恆寥寥也。）先是黃前廳長，以湖北高中學生，成績不良，不易考取大學，遂欲集中力量，在省會辦一模範高中；並令各校高中，一律停止招生。不意該新辦高中校長，爲北大出身，而非北大之中學校，竭力反對，非同時兼收高中學生不可。應中不與堅持，原定計劃，即被打破。目下省會之高中，尙嫌財力人力兩有不足，而省外各中學，又紛紛要求添招或續招高中學生，而應中公然先後批准，真不知用心何居也。更有一事，亦於是連帶連之：在劉前廳長時期，曾召集各縣教育局長縣督學，各省立中小學校校長，合開一教育行政會議，當時決議中，有一項要求：謂湖北教育經費

，係各省擔任，而學校則集中在武漢，未免失其平衡；於以後各任廳長；逐漸以省款開辦各縣區初級小學。後又規定武昌武穴沙市宜昌襄樊各地為義務教育實驗區，將各縣省立初小，集中在上彭區辦理。去年實行裁減合併，上數區六十餘初小，適被裁去；其所省經費，僅六千餘元；而中學或師範畢業生，失業者百餘人；兒童失學者，以數千計。乃省立教育學院，縮減之後，每月尚有六千元之預算；以鄉村小學，每校教員一人，每人三十元計之，六千元之數，可辦二百初級小學；小學裁而大學留，此又一頭重腳輕之現象也。不獨此也；湖北製造師範生之場所，有

男師範，女師範，第一二三箇鄉村師範，再加以教育學院，及私立中華大學之高中師範科，師範專修科，教育系，私立藝術專科學校之藝術師範科，私立華中大學教育系武漢大學教育系。試問學校不日漸擴充，且大事縮減，然則如彼之多師範畢業生，其將如何安插耶？作者之意，以為苟至各鄉村咸能安居樂業，廣設學校之時，再臨時開辦簡易師範學校，或在大學或在高中附設師範專業訓練之短期班均非緩不濟急與不可能之事；又何必盲目辦理師範教育至於如是其極耶？

平明雜誌

第九期 第十期

四強公約華會議與遠東問題
過去四年中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礎
失銳化的英日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需要的海軍
世界經濟會議的展望
中俄復交後的貿易觀
波蘭走廊問題

凌雲論宣傳
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
世界論壇三則
大事述評
夜市春光（短篇小說）
戈爾巴切夫之選錄
選錄：唯生論的宇宙觀

唐克野青兆編者
余君蘭成方

學風月刊

第三卷 第十期

中國圖書事業的暗礁
本館卡片目錄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
安徽存古學堂
印度獨立運動
德談克拉克西在蘇俄的認識
蘇聯的體育生活
麥克唐納登龍傳

蔣元帥養士制度下的學風
胡雲非江風士誌
汪蔭祖當塗出士代遺物考
金濟宿松縣著述人物考
方正讀書會之理論與目的
易學作
鄭桂泉譯
英華譯
何雙璧編
大塚健之助譯

陳東原 李黎非 編
陳東原 徐舒 定價
年十冊連郵一元

國際譯報

第四期

關於帝國主義的文獻解題

國際譯報社編譯所
發行所：南京成賢街一〇七號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零售：每冊一角二分

獨立評論 第五十五號 湖北教育現狀

獨立評論 第二十五期合訂本出售

本刊前二十五期，因印數較少，已多有賣絕的。現本社向各地徵求，湊成全部一百份，裝訂成冊，附有詳細索引。最便各地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裝訂分三種，價目如下：

- 甲種 (布裝) 二元 郵費一角
- 乙種 (布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 丙種 (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此種已售完。欲購買合訂本者，請指明何種裝訂，寄款向北平本社購取。

北農叢書

日本法西斯運動

日本法西斯運動，邇年來殆呈舉國若狂之狀態。此書共分五章，首為概觀，次述歷史，次陣營展望，次各黨政策，最後詳論中心活躍之各人物。讀此一冊，於日本政情，瞭如指掌，而暴日何以強佔我東北，亦思過半矣。全書二百餘頁，用上等道林紙精印。總發行所：北平宣武大街北平晨報社。代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

北平晨報：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三角

國聞 卷十

第二十三期出版

本期要目

- 日人在東北的慘淡經營
- 世界和平展望(續)
- 赤區土地問題
- 托羅斯基變為歷史家
- 馬季廉
- 李國幹譯
- 成聖昌
- 長緒宏譯
- ▲每週一冊全年五十冊▲定閱郵費五元五角▲每冊零售一角五分
-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百六十一號

周年紀念特大本 外交評論

零售每大洋四角

第二卷 第六期
全年十二冊
連郵四元
零售每大洋四角
半年二元二角
六月出版

各國外交政策專號

- 卷頭語
- 外交政策
- 外交政策之經濟觀
- 英國外交政策之解剖
- 美國對華政策之核心
- 最近美國外交政策之轉變
- 日本對華外交政策
-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之外交政策
- 蘇俄外交政策概述
- 戰後法國外交政策
- 德國斯脫萊斯曼
- 時代之外交政策
- 日本明治維新時之開國方略
- 記者「中日事件在白宮」
- 吳頌泉之回顧與前瞻
- 壽勉成四年來美國外交政策之基礎
- 周生
- 歐淡如
- 徐景微
- 高宗武
- 湯公肅
- 徐道豐
- 袁道豐
- 張其鈞
- 潘楚基
- 鍾微

外交評論社出版

南京土街口壽康里三號

黎明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